

阳光下的海南

——海南印象

■ 秦涓潺

[岁月山河]

石壁石

■ 王锡钧

石壁之名,乃由石起。然石壁并不多石,就那么几个。然,巨石也,奇石也,怪石也。

先说那个石壁。它在石壁墟的所在地,埋藏在一层土层之下,谁都不知它多大多厚。石壁墟的店铺就建在彼土层掩盖的巨大石壁之上。只在地势倾斜临河之处,它才负土而出,裸露出它之边缘。即使是边缘,仍然展现其巨壁的姿态。它横亘在河岸之上,陡仄纵横,恣肆铺陈,以其铁黑之色,显其浩浩然之野性。由于有这巨壁向河面突起凸出,便挡住了从上游奔泻而下的流水。湍急的流水,翻滚着,旋转着,削壁而过,在石壁之下,形成一个深潭,这就是石壁之奇观也。

南牛石。此石在离石壁墟东北方八公里的南牛山。那处有两个深陡的山岭,相对而立,构成一个深邃的山谷。其山谷绵延数公里,山谷两边陡岭,尽是绿苍苍的丛林藤蔓覆盖。而在两山夹峙的尽头合拢之处,兀自竖立着一块高兀兀的峭壁。其壁高36米,宽10米,它镶嵌竖立在山谷尽头的两岭结合部,形成一个巨大的峭壁,其势巍峨壮观。这峭壁顶端,有一个好大的凹口,有一股股浩大的水流,不停不歇地从这个凹口腾跃奔泻而下,垂下一片发白耀眼的水帘。这水带,一股脑儿跌落壁底下的水潭,发出了震耳的“隆隆”之声。而跌落水潭之水,飞溅起簇簇水花,腾起迷漫的水雾。这就是南牛山造就瀑布奇观的南牛石。

再说石虎。此石在石壁墟之东八公里万泉河北岸的临河之处。此石,因其酷似虎头而得名。它在一座大岭的岭脚下突兀而出。那巨石成虎头状,有凸起的额,有陷塌的眼睛,有斜直的鼻梁,有垂悬的下颌,还有从下颌收束向上的嘴巴。这虎头之后的石体,被丛林覆盖着,远看酷似一只气势威猛的巨虎,从岭中跃出而止伏于河边,似作吸水状,又似要跃过河去,令人叹为观止。清同治年间,石虎隔河对岸的南正村,有位官至同知的王景朝,被石虎的名胜所迷,在石虎石上篆刻“步瀛洲”三个大字。

瀛洲,乃海上仙景也。这刻石题字,更增添了这石虎的文化内涵。

还有石龟。此石坐落于石壁墟北岸村边万泉河的浅水中。从椰林怀抱的村庄走向万泉河,踩过一片沙滩,便见在距沙滩不远的河中,凸出一个巨石,呈椭圆形,石体中部凸起,前后低垂,酷似龟身。紧挨着此石,又有一个稍小而长的石头卧于水中。这个石头向河的终端变大而凸起,构成了龟的脖子和龟头。站在滩上远远眺望,这两个紧挨的石头,酷似一只巨龟正在向河水深处泅去。这两个石头,凸于河中,河水流经其石,旋起一道道白色的流痕水带,更增添其石龟酷似泅水的动感。

还有状似石盆、经年盈水的石塘、壁立如屏的赤面岭石等,皆是令人赞叹的巨石、奇石、怪石。

感谢大自然的造化伟工,给石壁人赐予如此巨石、奇石、怪石,使石壁人得以享受这大自然无以伦比的自然景观。而石壁,又以这巨石、奇石、怪石屹誉海内外。石壁人更因为生活在石的环境中,常与石为伍,受其石的灵性浸润,使有石的禀性,石一般刚毅的性格而倍受世人敬仰。谈起石壁,石壁人皆为有石而自豪。!

继《岛泉诗作选》行世刚满一年,新著《海南吟唱录》又将出台。我与作者虽同居一市,却只是邮件往还,惜至今也未能谋面,读了《海南吟唱录》后,想说的话很多,令我禁不住写了这篇评说文字。

萧岛泉先生与海南岛是有缘的,一是命中注定,二是名中注定,你听他的名字,海南是岛,他也是岛,岛上有河名万泉,他也是泉。所以他一到海南岛就文思泉涌,咳一声嗓子,立刻开始吟唱,首篇《海南印象》唱道:“拔地擎天五指山,遥从山巅望中原。”海南到底怎么样呢?暂不细表,只一句话,“雁到此地不南飞,人到此处不思归!”

他要去四个必去之地:“海口拜谒五公祠,儋州追思东坡公。琼山道人白玉蟾,崖城东渡有鉴真。”五公祠里纪念的李刚、李光、李德裕、胡铨、赵鼎五公,皆是历代被贬此地的名臣贤相,他无心玩赏祠庙的建筑,却直接想起了五公的当年:“放逐生涯多悲苦,戴罪依然报南深。”是非功过千秋论,清风明月昭人心。”(《拜谒五公祠有感》)

在苏东坡纪念馆,他的诗思刹不住了,《与天寿与地寿——瞻仰儋州苏东坡纪念馆感赋》是全书最长的一首,分为五个部分,总长一百二十行。“时值元佑八年间,被翁二贬在岭南。朝云相伴春睡美,孰知纵笔惹祸端。”写到第三句,他提到一个男人,用了一个典。

苏大学士贬官惠州,好像并无所谓,继续写他的诗,写了一首《纵笔》:“白头萧散满霜风,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不料被人打小报告,送给当朝宰相章惇,章惇相说:“苏子瞻尚尔快活!”翻译白话文是:“姓苏的你还怪快活的嘛!”于是绍圣四年,又把他从岭南贬到海南,官职是弼马温式的琼州别驾。

萧岛泉先生在给我的信中,谦称他的诗大多不合古体的章法,只能算是顺口溜和打油诗,故此取名《吟唱录》。这便令我对老先生越发的喜欢了,因为我喜欢打油诗,除了张打油的“江山一笼统,水井大窟窿,黄狗身

向往阳光下的海南,向往海南的阳光,尤其是那朵朵大大的冬日暖阳——这个寒冷的冬天,寒假里我跑去海南半个月,在那里暖和着。

阳光做的烟雨

走下飞机,美兰机场正在烟雨雨中。等着取行李,暖暖的气流缠绕出满衣衫的汗,棉衣早搭在臂弯,又扒了小外套,间或一抬头,看见朋友带着她的儿子已等在门口,笑脸伴着喊声和外面的大块绿色一起在闪进视野,呵,我感觉到海口的暖。

车子走在海口的街上,迎面扑来高高的椰子树和大大的芭蕉叶。

望着高高树上的一堆堆的椰果,幼小的儿子有些担心,“妈妈,这是什么?会不会掉下来?”

“不会的,弟弟,这些椰果只是‘摇摇欲坠’罢了,不能真的掉下来。”朋友的儿子抢着告诉弟弟说。

朋友笑着对第一次到海南的我说,“是不是这些椰子树芭蕉树只在画册上挂历上

看到啊?这里到处都是,像咱们中原到处都是杨树和柳树一样的。”

“是啊,真的暖和,风和雨都是暖的。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哩!”我对比似的告诉她,“差点飞不过来,机场关闭好几天了,刚开始放飞。老家的风正刺骨寒呢!”

“海南唯独今年最冷呢,出现了32年来的最低温,以前在海口过年都只是穿衬衫,不要说三亚了。”她告诉我,“去年,我买条新裙子过新年!”

“可还是暖和啊!”我把车窗摇得更低一些。

“是了,阿姨,这里的雨也是阳光做的!”朋友的儿子像个“小向导”,快快地接口道。

“但是,”我的“小向导”又说了,“夏天的风可是雨做的!”

“为什么呢?”我不禁问。

“在中原夏天的风是热,夏天一热,哪里都热。在这里就不同了——”“小向导”乐呵着,问我的朋友,“是不是呀,妈妈?”

“是的。”朋友也说,“在海南只阳光下面热,往树底下一站,立时就凉快了。”



渔父 (油画)

丁孟芳 作

[手记]

五指山红叶是一首情诗

■ 孙乐明

见过北京香山红叶,把都市郊区的秋天装扮得绚丽多姿。也见过新疆天山的红叶,那弥漫整个山野的斑斓秋色,用五彩缤纷的喧闹告别着夏天,并在冬季的白雪来临前,进行着季节的最后宣泄;奔放而肆无忌惮。

没有想到的是,在海南的五指山,也能看到红叶,并且那么热情且无拘无束地牵起人们心中情感的涟漪。

一路欢笑伴着一路歌。当同行的编辑记者们,来到五指山深处的水满乡时,夕阳的余辉正把五指山的轮廓映照得如诗如画,只剩下山峰被云雾笼罩,始终不肯露出真面目。

“快看哪!红叶!”在一处栈道的入口,有人惊喜地喊起来。

与北国红叶的热烈奔放比起来,五指山红叶没有瑟瑟的秋风做伴奏,只有清新的凉意铺垫着秋天的底色;没有陡峭的峻岩当衬托,只有满山的绿色作背景。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平和、朴实自然,如绵绵的情话娓娓道来,如温柔的画卷徐徐展开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大家终于得见五指山的山峰,在晨辉和云雾缭绕中露出峥嵘。沿栈道走下河谷,再拾阶而上,陡然间抬头望去,山坡上一派层林尽染的景象。

在层次分明的绿色包围中,红叶随风而动,摇着,飘着,响着,是那么强烈地吸引人的眼球。

看红叶最美丽的瞬间,是它们脱离大树母体飘落空中的过程,随风而舞蹈,自由而轻盈。

它们飘逸的舞姿中,饱含着对夏天热烈的眷恋,对树干的依依不舍,甚至有些不肯离去的意味。只是季节的风雨,才使它们不得不进行着这样的生离死别。于是,它们的色彩变得格外绚丽多姿,似乎向森林散发出强烈的信息:我要离去,我不得不离去,但我

不错,当它们一片片飘落在地上,把大地也装扮得如此美丽。它们化做泥土和营养,滋养着大树母体,以另外的方式,酝酿来年的再次相聚。这是多么执着、多么无私的恋恋和相守!

五指山的红叶落地后,不像北国的红叶在沙沙作响的秋风中风干、卷曲,或者到处飘散,而是忠实地坚守在大树下面,在被轻飘的云雾和雨露打湿后,柔软润滑,一层层,一片片,把人的心思也打湿了。

如果说北国的红叶是一首旋律高昂的赞美诗,为高山上雪原的到来朗诵着壮美的前奏,那五指山的红叶,就像一首婉约舒缓的情诗,在满是秀美和温柔的意象里,抒发出小桥流水般的南国情怀。

突然想起那句表达相思的诗句,“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”。看着手中的五指山红叶,再和上一句,“红叶生南国,此物最煽情”,不是也挺合适吗?

林,鲜花护路径。人立花丛中,犹如在仙境。海水送海风,拂面好滋润。”(《咏咏支洲岛》)古往今来,写海的诗不计其数,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蓝色,这位老先生的眼睛真好,由于这里海底生长着大面积的珊瑚,在太阳照射下,他竟观察到海浪呈现出的三种不同层次的颜色。而且将沙滩上的沙子比作银粉,这也只能是在阳光灿烂的正午才能出现的景观。

老先生还有一句诗,它让我读了一遍,又读一遍:“客方面大海,大海望无边。极目远眺望,白帆点点。”(《礼赞三亚金凤凰粤海海景酒店》)我翻来覆去读的是第四句,想他为什么不写“白帆一点点”,不写“白帆千万点”,也不写“点点是白帆”,而偏要写“白帆点点点”呢?势必是他认为那些修辞都太凡俗,前人或许早已有过。这个老头儿真够胆大,他敢于出奇制胜,竟敢不拘一格,史无前例地连着用了三个“点”,既然无边大海上的白帆很多,除非一二可数,千万又数不过来,那么他就索性不去数了,也不用诗人爱用的数词,点点点吧,你说多少就是多少!

《岛泉诗作选》的自序写道:“我的家境贫寒,父亲上过学,但喜欢认字。经自学勉强粗通文字,最后竟可看唱本,农忙季节农户上工锄草时,要打锣鼓给大家助兴,他打起锣鼓,居然能唱本本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和全套的《盘古开天辟地》。”作者幼小的心灵为这般美妙的民歌所滋养,所迷惑,难怪长大以至到老,如此钟情于诗。

这本书是三位一体的,有诗,有书,有画,大抵这也是老先生的创意。唐玄肃二宗时,有诗人郑虔,诗书画皆工,时称“郑虔三绝”。而今萧岛泉先生要出版一本“诗书画联袂”的书,不仅比喻海南美景如诗,如书,如画,还把自己晚年离休后的生活方式也蕴含进去了。

果真如是,这本书就更有趣了。

2009年1月11日草于听风楼(本文发表时有删节)

[小小说]

收旧货

■ 符浩勇

腊月廿三一过,就有人招呼收旧货的詹承宜回家过年,他却不慌不忙地说,还早哩,再等等,那口气,似乎在等待着一种意外的收获。因为年关这一阵是一年中收旧货最忙的时候,城里人都要处理掉一些旧东西,图个干干净净过新年。

詹承宜十分庆幸在进城后迅速确收了收旧货,虽然收旧货只能赚很少的钱,有时还会被人骗了,还要倒贴掉一些他相信钱会积少成多的,只要能够不辞劳苦,收旧货说不定也会有意外好运的到来。

然而,今年他收旧货的城南锦绣花园小区贴出告示,请业主们倍加小心,尤其对收旧货的不能轻易混进小区。本来他可以推着拖板三轮车进来,这下连他都不让进去了。业主的旧货就堆在车库里。

眼看到了年根,詹承宜就忍不住跟守门的保安急,说,我到这个小区,比你还早呢,小区里的人,都认得我,却不见得都认得你呢,你又不是没见过我,你又不是不认得我,你说给我进去,你这样我可损失大了。我这个年关就白等了,一年里我也就等着年关的这几天好日子。这有道理吗?保安偏得很,说,认得你是认得你,不能进就是不能进,给你进去了,我就得出去了。你损失什么呢,反正谁家都没有卖,早晚也是你的,等过了这年,你再进去收吧。你是老主顾了,会惦记着留给你的。怎么没有道理,不让收旧货的,就是道理。

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,门卫保安班的班长来了,班长和詹承宜是老乡,他看到老乡,像看到救星了。班长却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,晚上十点后,我当班,你再来。须知,为了垄断这个小区的旧货资源,詹承宜每月都要给他买上一条好烟或者两箱啤酒。

城里似乎比乡下黑得早,太阳刚落下去,夜幕就一下子扑上来了。六点半一过,锦绣花园小区的路灯亮了。

等到十点,詹承宜就直奔到锦绣小区大门。果然是当门卫班长的老乡值班。他招呼一声,刚要进去,班长却拦住了他,说拖板车不能进去,否则你进去我就得出来。又见他手里还拎着一只布袋,说那是什么?詹承宜支支吾吾,粘不开声,他上前抢过一看,却见几本日记,笑笑说,进去吧。他急着进去,对班长老乡说,孝敬一条好烟你过年。

詹承宜进入小区,这才记起刚才忘了向班长老乡打听16号楼D座的方位,16号楼D座就是托他寻找旧日记的人家。但又觉得挺回去问不妥。他记得白天的小区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,假山流水潺潺,宛如世外桃源;而现在夜晚的小区似乎与白天不一样,路也多,像蜘蛛网,又设路标,像进入一片陌生的森林,不知道该怎么走。他张望四下的绿荫丛,发现那些树和花草一动不动,像塑料似的呆板,脑子里不由一片空白。

他不敢东张而望,生怕别人将日贼的目光丢向他。过了许一刻,他才决定到地下室车库去,业主的旧货都堆在车库里。

他记起了那个托他寻旧日记的车库是285号,他又累又饿,蹲倚在墙边刚一迷糊就睡着了。夜里很冷,他睡得不踏实,醒了几次,还咳嗽了几阵,他又摸出香烟御寒,回去已不可能,不被人发现当做贼就是万幸了,他等候次日能否收到堆放在车库里的旧货。

第二天,詹承宜是被汽车喇叭声惊醒的。他慌忙起身,见到了车库的男主人,他巴结地一笑,举着那个布袋,说,你看看,这里边的是否你家保姆丢失的旧日记。那男人接过去瞧,大喜过望,很感动,说,太好了,太好了。

男人告诉他,这些日记,是他的爷爷20岁至40岁的日记,40岁以后,爷爷就不再写日记,为了了却心愿,晚辈打算筹钱出版这些日记,遗憾的是,其中缺了三年的内容,1936年至1939年的日记,被爷爷当年的老保姆当废品卖了,晚辈曾经费了很大的周折,但始终没有找到,现在这三年的日记,竟被找到了。男人将一个信封递给他,说,你先拿着,这是两千元。他愣着不敢接,本来他只巴望拿到两百元,见人家掏出那么多钱,心痒了,说我不能拿这么多钱,给我三百就好,我还要租车回家过年。

男人表示关怀说,昨晚你怎么躲在这里的?保安没为难你?……

他暖嘴地说,我是进来收旧货的,不让车进……保安同意我进来收,我可对天发誓,只要有“偷”的心思,我就永远不再收旧货了。

男人若有所思,好像明白了什么,说,我听得你是诚实的,我也是乡下孩子,说时从车上取下一条“芙蓉王”香烟,递给他,这……给你拿去抽吧。

他迟疑了一会,拘谨地把手伸过去,说,我,我不是贪这条烟,我答应守门保安买一条好烟,那我就用不着买了。

男人探问他,说,你的亲戚朋友有想干小区保安的吗?

他说,没有又怎样?我儿子在部队入了党,当兵转业还不照样在老家里种地。

男人说,过了年就叫你儿子来吧,就到小区的门卫那上班。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想问个明白,可男人向他挥挥手已开车远去了。

出门时,他拿出那条“芙蓉王”香烟,那个班长老乡正在收拾行李。他问怎么啦?班长老乡哭丧着脸说,我就说过你进去我就得出来,老总不让我干干干。